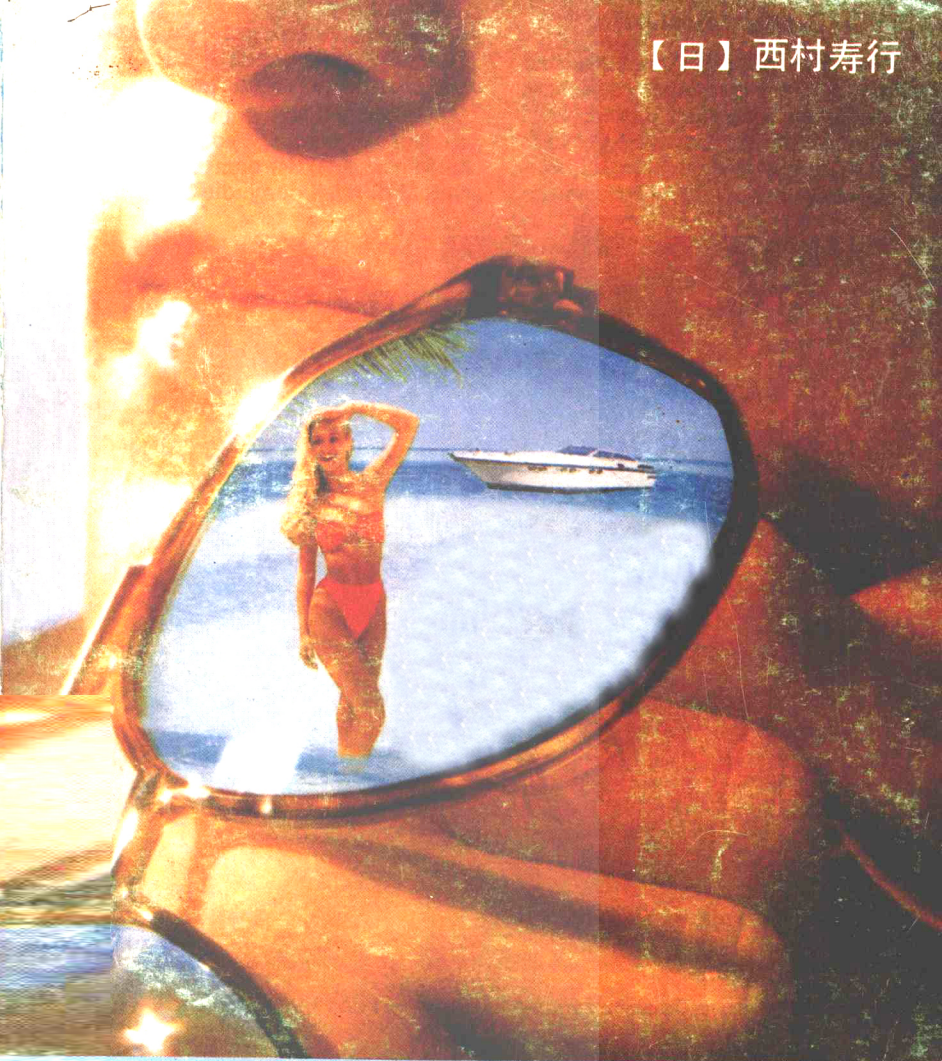


【日】西村寿行



魂牵沧海

北京周報出版社

魂 牵 沧 海

【日】西村寿行 著
张克云 葛 维 译
毕 晓 丽

北 京 周 报 出 版 社
一 九 八 九 年

魂牵沧海

【日】西村寿行 著

张克云 葛维 毕晓丽 译

崔强 校

北京周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陕西韩城市社会福利彩印厂印

787×1092毫米 1/32 11印张 220千字

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80,000册

ISBN7—80066—013—3/I·01 定价：3.95元

封底

责任编辑：崔义

封面设计：丁乐

序 章

八月十三日。有人在四国岛最南端的足折岬冲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女尸。

拂晓时分，一位名叫西田久吉的渔民出足折港拦网捕鱼，在岬的尖端，龟呼岩的近旁，看见了那具溺死者的尸首。这时，黑潮正在接近，情况与往年不同，很是异常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潮水碧蓝碧蓝的，发黑，近乎青花鱼背的颜色了，泛着泡沫，汹涌地冲刷着龟呼岩。

那具尸体，就漂浮在这略显黑色的潮水中。一丝不挂，虽说因为是一具腐烂的尸体，难以想像其生前的面目，但直感还是告诉西田，这是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。他甚至进一步想，女子生前定是个美人。

他把这事告诉了警部派出所的峰岸警部，还有四国第三十八号佛常... 金刚福寺的住持。

“你也真够浪漫的，啊？一看到女尸，便不加分辨地认定是妙龄美女，要我看，说不定是老太太呢！”

峰岸这样说着，笑了。

“不过，确实是少女……”

“好吧。算了，算了。”

峰岸一面点头，一面说，似乎没有兴趣去为此争个不休，据验尸法医的判断，死者年龄二十五、六岁，身高一·五九米，死亡大约十天。简单的现场解剖以后，尸体葬在了无人葬祀的坟地里。腐烂，又给鱼咬得乱七八糟，死者的样子很惨，即使有什么线索，恐怕也是难以调查，更况唯一的证据是牙齿，象是拔过虫牙，镶了新牙。

“真可怜。”将尸体埋葬之后，峰岸这样说了一声。“死去十来天了。也许是从冲绳附近乘着黑潮、沿着南西诸岛，飘泊到这儿来的。”

“好象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异常高潮已经持续十多天了……”

西田说。异常高潮同溺死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。但话虽如此说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压迫人们的神经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八月十七日的二号小型台风，纵贯四国，掠过纪伊半岛，消失在日本海。受其影响，沿岸的潮位普遍升高。就其本身而言，这不足为奇，因为台风袭击，常常带来这种必然的现象，但是，这一次，情况却是极端异常，令人不安。

台风过后的第二天，八月十九日。足折港的满潮潮位线无声无息中被潮水吞没了，而且潮水依旧在逼近，其势不减。人们表情冷漠，默默无语地注视着这一切，心里祈祷着。潮水那奔腾汹涌的势头，让人联想到海洋是否要吞没陆地。海流这样逼近海岸，实属历年罕见的异常现象。深蓝透明的潮水，愈涌愈高，眼看就要没过防波堤了，那光景，令人不寒而慄：后来，潮水冲过了防波堤，往日的



海港，沦为一片汪洋，被吞噬的防波堤，蜿蜒在海水的下面，象是一条黑黑的巨蟒。潮位超过平日的满潮水位多达一百二十公分，这可是足折港有史以来最异常的高潮。高潮就这样停住了，不再继续上涨，但也没有退下去的势头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一直保持着同样的潮位。人们急躁万分，盼着黎明，去看海港，仍旧是一片汪洋，没有它的踪影。

“会不会，有什么大灾难要来临？”

西田眼望着大海，嘴里嘟囔着。

渔民们每天集中在同一个高台上，整日呆呆地盯着大海。谁都满怀忧虑：这会不会是一种不祥的预兆？

并非仅仅足折岬这样。南起冲绳北止千叶，异常高潮涉及了整个太平洋沿岸。据报道，在静冈县烧津市的大街上有鱼儿在游动，有人在街心钓到了鸡鱼；横滨市也遭了水淹，东京同样未能幸免，因为水闸操作不当，江东区一带也进了大水。

异常高潮整整持续了十一个日夜。从昨天，突然消失了。

在高潮退去以后的海面上，漂着那具“妙龄美女”的尸首。



据法医验定，尸首已有十来天了。这正和异常高潮开始的日子相一致。西田因这种偶然的巧合而产生奇怪的想法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“不要给我来迷信的那一套！反正，从齿型判断可以证明死者是个女的……”

峰岸对满脸不服气的西田说。

“我，想起了一件事。”

供养舍利塔的和尚插了一句。

“噢，什么事？”

峰岸忙问。

“大约二十多年以前，有一位女子渡海奔补陀落^①死去了。本寺挂着补陀落东门的敕匾，从这个岬可以看到海上的观音菩萨。这个女的会不会也是渡海奔补陀落而来的呢？”

“渡海奔补陀落?!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眼前的和尚体格魁梧；峰岸一脸怪讶地看着他那红红的脸膛。

“补陀落山，乃印度南海岸虚幻的佛之净土……”

和尚指着脚下浩渺的太平洋，作了说明。

以前，和尚们有一种从纪州熊野补陀落山寺乘小舟渡大海奔圣地的信仰。虽说是渡海，其实根本到不了印度，大都葬身于渺茫的熊野滩了，说到底，那无非是一种自杀而已，据说，那是一种圆寂。后来，这种信仰演化成了一种宗教习惯。代代住持必须渡海，这成为不成文的惯例。但这种信仰过于凄惨，后来被德川幕府禁止了，那是第二十三个渡海和尚出发以后的事。

这里有嵯峨天皇补陀落东门的敕匾，与熊野相比，离印度更近一些，当然也就有同样的信仰。但是，渡海奔圣

① 补陀落：观音现身的灵地。——译者注。

地一去不归的和尚同样很多。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不过，二十多年前，又有一位女子，乘船渡海奔补陀落，无奈体质衰弱，虽说被救了上来，不久还是死去了。

现在这个身世不明的女性；会不会也是因为奔向虚幻的圣地而死去的呢？长时间不退的异常高潮，说不定在为女性的亡灵而……

“难道，和尚……”

峰岸看着和尚，眼里尽是疑惑。

“唉呀，我也不明白……”

和尚一本正经地看着太平洋。

“二十五、六岁的女人，又年轻，又漂亮……”西田盯着大海，低语了一声。“为了死而渡海，也实在太可惜了……”。

一辆汽车开进了山门。车里满是团体朝拜山庙的人。见此情景，和尚整了整袈裟。

内 容 简 介

西村寿行活跃于当今文坛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。只要有他的一部小说在手，你便会体味到为什么西村寿行会深受现代的读者、尤其是青年读者层的青睐。

本篇《魂牵沧海》，作者以开篇便用熟练的笔法，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。在高知县发现了一具漂泊海上的裸体女尸……。紧接着，作者又把笔锋一转，将故事的镜头推向了另一个普通的家庭：仓田明夫的妻子仓田年子因患子宫肿瘤动了手术，主治医师井上在未征得仓田明夫同意的情况下，切除了年子的子宫。四个月后，年子开始感到身体状况异常，女性荷尔蒙骤然减少，加之产道仅剩下了三分之二，夫妻间的性生活出现了裂痕……。

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？警视厅警视冬村，循着蛛丝马迹，展开了奇迹般的侦破，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井上却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。是他杀、情杀、还是自杀？……

全书的故事情节惊险玄叠，扣人心弦。杀人凶手的狠毒，男女主角之间的绵绵爱意被描写地淋漓尽致，令人触目惊心……。

一九八九年五月

魂 牵 沧 海

目 录

序 章	(1)
第一章 医务法庭	(1)
第二章 虚幻的胳膊	(34)
第三章 路迪拉的宗谱	(61)
第四章 泥娃娃	(90)
第五章 铁蝎子	(135)
第六章 守护犬的记忆	(170)
第七章 黑潮的障碍	(207)
第八章 大祸临头	(244)
第九章 没有标记的路	(280)

第一章 医务法庭

1

家中静悄悄的。

要是平日，自己的淘气包儿子阿透一定会在胡同里吵吵闹闹的；若是在家中的话，也早该跑出来迎接爸爸了。然而今天一反往常，死一样的寂静，让人猛地涌上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在大门口喊了几声，没有回答。

门也没锁，会不会扔下门出去了呢？仓田明夫脸上浮现出不满的表情。虽说家里没有多少特别贵重的东西，但也总不该这样大意啊！其实，仓田并没生气，他只不过想用这种不满表情去冲淡先前那种不祥的预感而已。

一脚踏进屋里，仓田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身体象是僵在了那儿，不动了。六张榻榻米的房子，里面的光景简直惨不忍睹。妻子年子躺在血泊里，胸上扎着一把不锈钢菜刀，满脸是血，正冲着仓田。旁边趴着的，是刚满四岁的独生子阿透，脖子上紧紧的勒着一条丝带。

“到底，……还是，真的这么做了……”

仓田感到自己的视网膜里面也渐渐充血了。视野之内，一片血海，渐渐地，别的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，只是红红的一片。视网膜象是晃动了几下，仓田失去了重心。

门外，北风凶猛地吼叫着。

二月的中旬。

前年春天，仓田年子因患子宫肿瘤住进了位于新宿区的中央医院。那是一家享有盛名的大型综合医院。

仓田在新宿的落合租了房子。从那儿去医院要用二十分钟。

诊断结果是良性肿瘤。医生说，做肿瘤切除手术，便可轻而易举地治好。让肿瘤长在体内，总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，因而，仓田没有对医生主张作切除手术的建议提出异议。

中央医院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盛誉。T大医学系教授每月一次来这儿诊断，是一家权威性的医院。六层高的建筑，充满着现代社会的气息，给病人以难得的安心感。

给年子诊断的主治医生是妇产科的岩田医师，五十多岁的年纪，看上去老成持重。

“不用担心的，手术后半月，身体便可以康复的。”

岩田医师对跟随照顾年子的仓田这样说。

手术定于住院后的第五天进行。

执刀医生由岩田来担任。但是，手术的前一天，岩田医师的故乡出了点意外事故，他不在医院。本来，仓田只知道手术是外科医生的职责范围，这次，他终于明白了，

即使同属外科，又可以分出脑外科、胸外科、内脏外科等等许多种，而且，不同分科的医生只能各司其职。比如说，让内脏外科医生做妇产科手术就不太容易，当然，如果是简单的手术，即使不是妇产科医生，也是同样可以胜任的。而且，切除年子的良性子宫肿瘤，是很简单的手术。

最后，决定由井上五郎医师来执刀。

井上的专业来是脑外科，第一次看到井上，虽说谈不上什么特别的理由，仓田总觉得有几丝不安涌上心头。看上去井上年纪只有二十几岁，一副冷冷的铁面孔。即使开口说话，也不能给人带来哪怕些许温暖的感觉。多余的话一句不说，井上真可谓一个名副其实的少言寡语的主儿。同那个态度和善的岩田医师相比，简直令人想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仓田是个出租汽车司机，和井上照面，总是感到发怵。想就年子的手术问些什么，也是心有余悸，顾虑重重的。

“请问……”，——好容易挤出这么两个字，又只好咽了回去。

不过，话虽如此，仓田并不觉得井上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医师。相反，他倒是私下里认为，与岩田医师相比，井上的本领一定更高一筹，因为他是脑外科医师，至少，一个能够医治极其复杂的大脑的医师，总比那些专治排泄器官的医生更高明，更伟大。

仓田甚至觉得，高个子的井上医师表情冷峻、沉默寡言，是青年医生所特有的一种姿态，而且，这也是其自身

内部孕蕴的力量的一种简洁化外现。

手术很平安。

手术后的第二天，岩田医师回到了医院。

仓田被岩田叫了去。

“有一件事，必须跟你说开”，岩田的表情没入了那幅宽边眼镜的后面。

“好象井上医师把您夫人的子宫给切除了。”岩田说。

“子宫？……”

仓田的脉搏猛地停住了，继之又剧烈地跳动了起来。

“本来只是一个切除肿瘤的手术，是没有这种计划的。但是……”岩田扶了一下眼镜，“切开一看，肿瘤已经四处扩散，延及了整个子宫。以前那是我的误诊，不过，这种情况也是经常有的……”

听上去，岩田的声音里没有力量。

肿瘤扩散到了整个子宫！井上凭自己的判断，实施了手术，对子宫实施了整体切除，只留下了产道的三分之二。当然，卵管、卵巢也都没了。剩下的，只有那条缩短了产道。

“这么说，难道是，癌……”

“不！”仓田的怀疑被岩田一口否定了，只有这个字里充满了力量。“不是癌，所以，我也认为手术是成功的。夫人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只是，子宫、卵巢没了……”

“没了这些，会怎么样？”仓田红着脸，这样问了一句。他头脑中首先浮现出的是不能过性生活。妻子二十七

岁，自己也才三十二岁，——如果不能同房，那以后可怎么办？”

“不能生孩子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！仓田轻轻的松了口气，看着岩田。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。虽说也想再生一个，但自己是个出租车司机，靠租房子住，这种情况下，两个孩子，负担便过重了。因而，听了岩田的话，他也没受到多么大的打击。

“那，那个地方呢？”

“这个，不用担心。”

仓田想，还是问个明白的好，因为医疗失误的问题，常常存在大书特书的情况。

“你听我说，”岩田在一张记录纸上用铅笔划着线，“同房的快感部位根本不在子宫这儿。你看，这儿和这儿集中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神经。开始出现需的强调产道保留了三分之二，是不会感到不适的，当然，精神上的作用应另当别论。”

听了岩田这样详尽的说明，仓田总算明白了。当然，妻子从子宫到卵巢，卵管的整个女性机能都被切除了，他的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。仅仅留下了产道的三分之二，那样子一定够惨的。这正如一座神社一样，只有鸟居和参道的一部分孤零零地留在那儿，而那华丽美妙的里院却消失了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岩田医师关于快感部位的图示说明，虽说令人迷惑，总算展开了仓田那紧锁的眉头。果真这样的话，自己便仍然还可以……

“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岩田最后加了一句。

年子出院了。

那天，仓田去买了两瓶威士忌，还有一些糕点。糕点是送给护士室的，威士忌送给了岩田医师和井上医师。岩田医师一脸复杂的表情，收下了礼物；井上说了一声“噢”，板着一张几乎没有表情的面孔，接过了威士忌。仓田说这是做手术的一点心意，井上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看那样子，早已把什么年子手术之类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仓田真是想不通，悻悻地走出了医务室。接受了礼物，连句表示谢意的话都没有，——这究竟是怎么一个医师？本来，关于出院有些什么规矩，仓田一无所知。只好向年子同病房的一位病人打听。最初，他很是不满。因为自己已交了住院费，另外又有近七千元的开支，这可真是咬着牙出的。但是，仓田认定了这是一场少有的灾难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
2

出院以后，过了大约四个月，年子开始感到身体情况异常。

她说感到浑身无力。当然其中也有夏天天热的原因。尤其是，这年的夏天格外热，手术后年子的身体很虚弱，

对这炎热的天气有所感应也是正常的。继之，又开始失眠，因为睡不着，她常常为一些小事而焦躁不已。

只好又去请岩田医师诊断。服用精神安定剂。好象是由于药物的作用，不久，身体状况又好转起来。

以前，仓田还为子宫的切除而深抱那方面的担心。正象岩田医师所说的那样，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障碍。通过年子的反应，仓田知道，女性的快感部位确实并不在那里。手术前后没有什么变化，每次都象以前那样迎来共同的快感高潮。

有所变化的倒是仓田本人。最初并没有感到什么。因为妻子的病巢切除了。虽说他为妻子不能再生孩子而稍感不满，死了那份心，也就无关紧要了。因为他仍能获得性的满足。

但是，这种满足感渐渐开始淡漠了，仓田对此也是无能为力。每次同房，他总会不自主地想起听取岩田说明脑海中浮现出的鸟居和参道，里院消失了，失去了，再也不会有了。即使没有了里院也没有什么障碍。年子能愉快地迎接他，他自己也可以……

然而，仓田醒了。

——难道是因为生殖器？

确实，有这方面的不满。以前，那神秘的地方，带给他的的是怎样一种忘我的境界！而现在呢？年子所有的女性机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底的短袋子，空虚得令人无可适从。那里院的神韵缥缈，失去了，永远失去了……

“你怎么啦？不是很好吗？我是个女人呀！”